

国内首部借鉴**美国好莱坞公路片**特点拍摄的电视剧

南京大审判前一段不为人知的战犯引渡经历

战后之战

蒋晓勤、姚远、刘红焰★著

ZHANHOUSHIZHAN

一次曲折迂回的劫狱押送，多起迷雾谍影的阻击暗杀，
一场明暗交错的力量抗衡，几番真假难辨的身份追踪！

大众文艺出版社

首部借鉴美国好莱坞公路片特点拍摄的电视剧同名小说

战后之战

蒋晓勤、姚远、刘红焰★著

南京大审判前一段不为人知的战犯引渡经历

ZHANHOUZHIZHAN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之战/蒋晓勤,姚远,刘红焰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240-580-6

I. ①战… II. ①蒋… ②姚… ③刘… III. ①长篇小
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9128 号

书 名	战后之战
著 者	蒋晓勤 姚 远 刘红焰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50 元

这段历史是不容忘却的。

这些日子是应当铭记的。

1945年9月2日9时，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日本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于举世瞩目中正式举行；

1945年9月9日9时，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正式向中国缴械，并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6年1月19日，由中、美、英、苏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宣告成立，开始了对日本战争罪犯的正义审判。

楔 子

日本东京，巢鸭监狱。

这是二战结束后盟军总司令部专门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狱所内层层岗哨，道道电网，肃杀之气鼓荡着岗楼上的星条旗。臂缠“MP”标志的美军宪兵在巡逻，军用皮靴的敲击声在幽暗的甬道间橐橐回响。

从狭窄的狱窗一眼望去，夜空显得格外孤寂而凝重，灯泡昏黄的光线照在石岩夫光秃的头顶上。他按膝危坐在地板上，双手合十，闭目默默念诵着佛经。尽管他竭力保持着含胸拔背的军人姿态，内心却是一片落寞虚无。仅仅九年前，他还率领着麾下的两万五千名熊本健儿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摧城拔寨、所向披靡，他清楚的记得，当他的大军从杭州湾登陆之时，天青云淡，海水是那么的绿，这一切恍如昨日犹在眼前，而如今，他的K师团早已玉碎，强大的帝国也是轰然倒塌，就连他自己现在也不得不困坐囚笼，往昔的辉煌与荣光一朝捐弃，真是世事难料啊。

一只小甲虫爬上了他的衬衣领口，石岩夫抬起眼皮平静地瞄了一眼，轻轻地在白衬衫的前襟上捉住了它，温柔的将眼前的小生命送回到地面。

“愁不断 步上山冈 花草也是荆棘”，他喃喃地吟哦着松尾芭蕉的俳句，继续念经……

第一章

1

1946年6月，尽管太阳升起还并不太久，整个南京上下就已经是暑气蒸腾、热浪翻滚，一辆威利斯 MB 型军用吉普车沿着梧桐夹道的黄浦路疾驶而过，军政部少校参谋谢明远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小心翼翼地扶着横放在大腿上的那捆白色布卷。此时，国防部里正在举行一个大型会议，而他的使命就是给与会者送去这件非常震撼的东西。

国防部甲号楼中心会议室里的几个吊顶风扇正疯狂地旋转着，拼命地想给下面开会的诸位送去一些凉意。摆放在房间中央的那张长条会议桌前真可谓将星闪烁，军政军令以及下属的军法宣传和勤务各部门要员环列四周，军政部的李副部长正在主持会议：“……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东京方面，盟军总司令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在日以继夜地大规模追查、搜捕和甄别日本战犯。各国大法官和检察官都已到任，并积极开始工作；国际社会方面，尤其是与日军交战过的美、英、苏和东南亚各国都十分关注此次东京大审判，将它视为战后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少国家已经提出引渡曾在本国犯下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之要求；国内情况诸位有目共睹，自国府还都南京后，全国农工商学兵以及社会各界要求清算日军暴行、惩处日本凶手的呼声从来不曾停止过，尤其是首都南京，民国二十六年冬天那场旷古浩劫的大屠杀导致三十万军民死于非命，惨绝人寰……如今，死者家属天天在呼吁，死者冤魂夜夜在呼号。我们以为，必须惩治凶手声张正义，方能告祭冤魂，抚慰民众，雪洗国耻……”

会议室高大的侧门被轻轻推开，谢明远少校悄无声息地走过厚厚的地毯，将那捆白布轻放在李副部长面前，同时递上了一张纸条。李副部长扫了一眼纸条，脸色凝重地环视四座：“诸位，我刚刚收到一件东西，请允许我将它打开，让在座诸位看一看。”

几个随侍参谋听到这话后迅速上前，在长条桌上将白布摊展开来——
长长的白布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暗红色的血字！

座中有人不禁低声惊呼出来，刚才还正襟危坐的将领们纷纷欠身围观。李副

部长深深吸了口气，道：“这是上万名南京各界民众刺血签名的长卷。他们一致要求政府将制造民国25年12月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祸首押回我国国内，进行公开审判和惩处！”

众人凝望着这幅血书长卷，在场的每一人无不为之动容。

军政部的陈高参猛地擂了一下桌子：“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该是清算这帮畜牲滔天罪行的时候了！”

“对，不引渡日本战犯公开审判，无以告祖宗，无以祭冤魂，无以慰民众！”

会议室内顿时喊声四起。

这时，会议室的侧门再次被轻轻推开，一位长相俊朗的副官迅速走到李副部长的身后，俯下身小声的和他耳语了几句。李副部长赶紧起身离开了群情激愤的会场，走进会议室侧室，拎起桌上的电话耳机，挺胸立正，道：“校长，是我……军委会正在热烈讨论中，我准备会议一结束就向您当面汇报……呵，现在？那好那好……”

会议室里，众人仍围着那幅血书长卷议论纷纷。直到李副部长重新回到会议桌前，这才噤声落座。李副部长清了清嗓子，道：“诸位，刚才委员长亲自来电话，会议的情况和诸位的意见，我已悉数向委员长汇报。委员长讲了两句话：民意不可轻，国仇不可忘。其实，去年波茨坦公告发表后，委员长已就此事与美国罗斯福总统、英国邱吉尔首相和苏俄的斯大林主席交换过意见，今年初更与麦克阿瑟将军直接通话讨论过。刚才委员长要我转告诸位，他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将尽快正式派遣政府特使，前往远东军事法庭递交申请书，要求引渡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来华，进行公开审判。”

李副部长的这一番发言使得大家备受鼓舞，兴奋之情顿时溢满会议室。他环顾了一下座中，命令道：“根据委员长指示，特别军事委员会命令如下：引渡和审判日本战犯的一切事宜，由钟杞达将军领衔的国防部军法司全权负责实施。”

“是。”钟杞达应声起立，挺胸领命道。

“该项任务的总督察由特别军事委员会高参董玉清将军担任，专事负责监督该任务执行的全过程。”

“是。”董玉清也扶杖而起，肃然受命。

“二位将军，兹事体大，关系国家尊严。尚望不负领袖谆谆嘱托，国人殷殷热望，圆满完成此项重大任务！”

二人对望一眼之后，同时朗声道：“卑职定当恪尽职守，不负重托！”

几乎就在这个会议举行的同时，遥远的东京千代田区，市谷高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进行着一次预审工作。新搭建起来的审判台上，一字排开来自中、美、英、苏的四位法官，在他们的前面，两个身材高大、背手跨立的盟军宪兵中

间孤零零地坐着戴上了译意风的石岩夫。没有了军刀和军旗的不动如山，没有了千军万马的侵掠如火，身着便装的石岩夫此时看起来更像是一介平民，只有嘴唇上那一小撮胡子，不经意间也许还会流露出一点往日的骄横和跋扈。

美国法官看了看手头的案卷，首先开始提问：“被告石岩夫，这里对你来讲一定不陌生吧？前日本陆军省所在地，过去你常来常往，这次重返故地，大概能帮助你唤起不少回忆，对吗？那就请被告谈谈吧，谈谈在侵华战争期间，你这位中将师团长率领你的K师团都做过些什么？”

石岩夫扶了扶意译风，没有说话。

稍停片刻，苏联法官接着询问道：“被告，法庭已经接到对你在战争期间的罪行指控，你对每位法官提出的问题必须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石岩夫正了正身板，仍然没有开腔。

见此情形，英国法官不禁扬起了眉头：“被告石岩夫，我不得不提醒你，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预审厅，你的一切表现将如实记录在案，包括对法官询问不作回答的恶劣态度。”

石岩夫置若罔闻，依旧不予回答。

坐在审判台上的一位中国法官严正地说道：“被告石岩夫，《战争罪犯惩治条例》你大概已经看过。蔑视法庭，对抗审判会是什么结果，你也清楚。负隅顽抗没有用，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你开口说话，供认你的全部罪行。”

法官们的话音落尽之后，预审大厅内除了沉静还是沉静，然而正是这种沉静似乎给了石岩夫莫大的压力，他突然抬头来凝望着远处的某个角落，仿佛那里正发生着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从他嘴里发出的低沉话语却让法官们觉得非常无趣。

“我无罪。我没有任何罪行。”石岩夫突兀地答道。

对于这样的回答几位法官当然早有预料，彼此侧首交换了下眼神，那位中国法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要害：“有罪，还是无罪，结论最终将由法庭做出。根据检察官的指控，我请被告回答以下问题：公元1937年12月，你指挥的K师团是否参预了对中国南京的作战行动？”

石岩夫在日本军界中素有悍将之名，绰号“九州岛虎”，他不仅曾经奉派留学，而且编写过《步兵战术》等专著，文化修养颇深，所以他竭力跳出法官质询的语言逻辑，字斟句酌地编织着自己的辩词。

“我奉命参预了对中国首都南京作战。”

中国法官望着石岩夫那颗剃得发青的光头，步步紧逼道：“你的K师团攻入南京城后，是不是大批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没有的事。我在南京大街上连个死人也没有看到过，怎么谈得上屠杀？”听清了意译风里的翻译之后，石岩夫顿时扬起脸来予以断然否认道。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抵赖和捏造，久经沙场的中国法官并没有怒形于色，他只是扭头向法庭书记员发出了一个指示：“请把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出示给被告。”

书记员走到石岩夫面前，将相片和证词一一陈示。

中国法官：“被告，对这些屠杀现场的照片，你有什么话要说？”

石岩夫平静地瞄了一眼照片，沉默半晌，才回答道：“这太不幸了……不过，这些杀人的日军恐怕是别的部队，绝不是我指挥的K师团。我的K师团向来纪律严明，而且入城未几就奉命调转，所以与这些屠杀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如此公然撒谎式的回答，中国法官终于按捺不住压抑已久的怒火：“被告，我要警告你，你在法庭上公然撒谎！”然后再次回身对书记员示意道：“请把76号证据出示给被告看。”

一张照片展示在石岩夫面前——当年的石岩夫威风凛凛地拄着军刀，正在焚烧屠杀现场进行指挥。石岩夫顿时目瞪口呆，心中不由得暗自叫苦。

美国法官熟练地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嘴角噙着一丝冷笑质问道：“被告，你对这明明白白的证据还打算否认吗？”

石岩夫无以为答，只好再次把目光转向了刚才一直盯着的那个角落。

美国法官并不打算掩饰他的嘲弄意味：“那么，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中国首都南京城里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不准备再撒谎、编造和矢口否认了吧？”

在石岩夫编写的那本《步兵战术》里面，他曾经坦白地将自己的战术原则公示天下——“作战时的掠夺、强盗、强奸是保持士气的重要手段”，并且在海军大学授课时将这一思想反复灌输给了那些士官学生。所以，现在当他终于被法官的质询逼到墙角的时候，他便不再试图退却，于是伸开双臂撑在被告席前的栏杆上，直视着法官抗声作答。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既然是作战，交战双方就难免要死人。中国人死人，日本人也死人。对此，我只能深表遗憾。但是，我不认为我有罪！”

“你可以陈述你的理由。”美国法官点着一支骆驼牌香烟，向石岩夫扬了扬下巴道。

“我觉得，对于我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问。我仅仅是个作战指挥官，完全按照上司命令指挥作战，从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如果说指挥作战也要控罪，那首先就应当控告比我罪行大十倍百倍的人，这才谈得上公平。”

“哦？”美国法官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问道，“被告，你什么意思？这个罪行比你大十倍百倍的人指的是谁呢？”

石岩夫不禁微微一笑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因为他这个最高指挥官批准和指挥了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屠杀了数十万日本平民……”

石岩夫这种意想不到的胡搅蛮缠使各国法官有些坐不住了。

“住口！不许你在法庭上信口污辱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美国法官拿着法锤在桌上猛敲了几下，从他愤怒的表情来看，他其实是很想在石岩夫那颗剃光的脑袋上来这么几下。

这时石岩夫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嘲弄的微笑，这些天真得有些可笑的西方人啊，固执地信奉并且尊崇他们所谓的公正和民主，其实历史的话语权天生就是征服者的战利品，就像九年前他征服了南京那样，巨大的城市如同一个袒裸横陈的女人，可以任由他和他的部下去践踏和蹂躏，在武士道的精神里面，弱者根本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言。

2

南京的秦淮两岸，自古以来就是章台走马、笙歌宴饮的好去处，在这些鳞次栉比的酒楼和饭馆里面，双门楼饭店的清炖蟹粉狮子头和干烧岩鱼久负盛名，慕名前来的贵人雅士络绎不绝，每逢夜幕降临，这里总是灯火辉煌食客如云。军法司长钟杞达正请董玉清吃饭也特意选在了此处。

三杯温热的绍兴花雕过后，钟杞达阔大的额头上略微见汗，于是他松开了军装的风纪扣，一边给董玉清斟酒一边笑着说：“钧座，上峰这次下达的任务，确实不能等闲视之啊，还要靠你老兄鼎力支持和周全才行啊！”一身便装前来赴宴的董玉清哈哈一笑，摆摆手道：“杞达老弟，你我都是老熟人，干吗那么客气？”

董玉清虽身为军委会位高权重的高参，但向来以儒将自诩，最景仰的是西蜀武侯羽扇纶巾和东晋谢安峨冠博带的风范，所以尽管半生戎马久经战阵，公余之时他不是布衣长衫就是西装领带，唯独不愿以军服示人。

钟杞达放下酒瓶，又往董玉清面前的菜碟里夹了一块叫化鸡，叹了口气：“唉，不瞒你老兄，引渡和审判战犯，在我钟杞达这儿真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不托底呵。听说你老兄前不久出访国外，曾经亲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现场旁听，算得上熟门熟路了，还望不吝赐教。”

董玉清端起杯来抿了口酒，点点头道：“这个自然，责无旁贷嘛。回头我就让副官把当时的文件和记录整理出来，送到你办公室去。”

“那就太谢谢钧座了。”听到董玉清如此爽快，钟杞达感激地冲着他抱拳道谢。

这时，一个跑堂的进来送菜，董玉清瞥了一眼他托着的那碗红烧马鞍桥，摇摇头说道：“小事一桩，不过举手之劳罢了。”钟杞达又举杯相敬：“钧座，这一杯酒我敬你。为了你我二人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干杯。”

董玉清一口气喝完了杯中酒，不动声色地说：“杞达老弟，我怎么觉得你好

像有话要说？”

钟杞达略微怔了怔，然后婉转地说道：“其实，也不是什么要紧事……此次任务，上峰命我负责具体执行。钧座你呢，又被委以总督察之职，这里面就有个协调的问题了。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一般细枝末节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我们就不惊动你了，先干起来再说。但凡遇到大事要事急事，兄弟必定及时向钧座报告。你看如何？”

董玉清从桌上拿起一个银制的烟盒，抽出一支三五牌香烟来，并不点着，朝钟杞达微微一笑道：“钟司长过虑了吧？我绝不会插手你的具体行政事务，请尽管放心。当然，话又说回来，董某既受委座信托，渎职懈怠也是万万不敢的。所以，该让我知道的事，你钟司长也不妨让我知道一二，这样可以吗？”

这一番官腔说得滴水不漏，钟杞达只好干笑几声：“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喝酒。”董玉清稳稳地端起酒杯说道：“杞达老弟，咱们都是军人，我就不妨有话直说了，你是不是对我董玉清还心存芥蒂和疑虑呵？”

钟杞达正欲辩解，董玉清食指轻摇止住了他，拿起火柴点着了那支三五烟，吸了一口继续往下说道：“我知道，民国二十八年南昌会战那一仗，我们俩合作得确实不算愉快。事后冷静检讨，当时我对你的钳制、过问的确是多了一些，让你觉得我有些擅权独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好在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你我如今共担大任，理应捐弃前嫌，携手共事。这样吧，我借花献佛，敬你一杯，在此也表一个态，你钟司长只管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干！我董玉清一定支持你！绝不故设掣肘横加干预！干！”说完，仰脖将酒一饮而尽。

既然董玉清打开天窗说了亮话，钟杞达觉得自己以后也就用不着再犹抱琵琶，于是他痛快地喝干了杯中酒，然后大声招呼侍应：“再上一斤本色花雕……”

两天后，钟杞达和董玉清共同召开了一次军法司内部会议，和相关部属们一起听取军法司二处处长白迪夫上校的汇报。

白迪夫虽然负责情报工作，但是至少从面部来看，并不像是一个掌握了大量秘密的人物，他那张白净的脸再加上一副金丝眼镜，说他是哪所大学里的讲师也许更为贴切。此时，他将主要内容简明扼要地汇报完毕之后，用手指点了点面前的文件夹说道：“围绕引渡和审判日本战犯，我们目前所计划的预案和细节暂时就是这些，如果其中还有疏漏和不妥之处的话，请钧座和司座训示。”

坐在首席的钟杞达侧过脸客气地看了看董玉清，右手往前一引，道：“钧座，你请。”董玉清郑重地摆了摆手：“不，还是请钟司长说。”

钟杞达看董玉清不像是故作姿态，便不再客套，道：“那好，我说两句。刚才二处白迪夫处长汇报了初拟的方案，我以为还是比较稳妥的，基本可行。整个工作的侧重点放在后面也是正确的，毕竟开庭审判才是此项任务的重中之重。当

然，引渡是前提，要给予足够重视。目前有些环节还在与盟军方面磋商之中，有些问题需要等特使前往东京后才能确定下来。比如说战犯的具体人选、来华的具体日期、交接的具体手续，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一旦明确之后，我们的所有工作务必要能够随机而动，未雨绸缪，事预则立嘛。”他翻了翻手边的汇报方案，有些不满地问道：“政府特使的随行副官人选，怎么还没有确定？”

白迪夫扶了扶眼镜，赶紧解释道：“正要请示长官，是依照惯例，还是从国防部警卫团的军官中挑选呢？”

钟杞达没做声，转头用目光征询董玉清的意见。董玉清把玩着手里的茶杯，淡淡地说：“我看没什么不可以吧。”

白迪夫从助手那里接过两份名单，分别递给二人道：“我们挑选了几个人，都很机敏干练，关键是还会日语，便于此项工作，请钧座、司座定夺。”

董玉清和钟杞达正低头审阅名单的时候，一位军法司的副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附在钟杞达耳边低语了两句。只见钟杞达脸色骤变，向董玉清略作示意之后急忙起身离座，大步流星地出了会议室的门口。

在外面的走廊上，部里来的一位马脸上校正等着他，看到钟杞达出现在门口，马脸上校连忙上前一个敬礼，将钟杞达拉到一旁，钟杞达压低了声音问：“出什么事了？”上校回身四下环顾了一圈，这才小声地说道：“国防部机要室 629 号特密件失窃了！”

“啊?!”钟杞达大吃了一惊：“我的天哪，629 号？那可是绝密的剿共作战计划！”

上校从裤兜里掏出一条手绢来，匆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用力点了点头道：“是啊，部长正为此大发雷霆，严令追查呢，我听说是中统首先发现这件事的。”

钟杞达似乎已经从刚才的震惊中稍微缓过来一些了，揉了揉右眼窝，这两天他总感觉到那里有些胀痛，然后朝眼前马脸上校问道：“有什么线索没有？”

上校从手拎着的皮包里掏出一张名单递了过来：“经初步排查，只有这五个人有可能接触 629 号。他们最近全都进出过机要室，因此嫌疑最大。”

钟杞达拧着眉头在名单上扫了几眼，吩咐侍立在门口的副官去把还在会议室里的白处长叫了出来。钟杞达将名单交给他：“机要室 629 号特密件失窃，这是五个嫌疑人。你看看，是不是有刚才我们准备议的人选？”

白迪夫仔细地看过那份嫌疑人名单后，指着名单道：“就是他。警卫团上尉参谋邢剑。”

钟杞达面沉似水地盯着白迪夫那张白脸，从牙缝里迸出来一句话：“跟我谈谈这个邢剑的基本情况……”

3

当钟杞达一行回到会议室的时候，董玉清和几个部门的头头仍在讨论着特使副官的人选问题，看见钟杞达他们进来，连忙招呼道：“钟司长，刚才你不在，特使副官人选已经有眉目了。”说罢侧身朝会议桌另一侧的参谋扬了扬手：“高参谋，你说说吧。”

身材高大的高参谋应声站了起来：“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大家一致认为警卫团参谋邢剑上尉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钟杞达瞄了瞄紧挨右侧的白迪夫：“哦？一致认为？”

老于世故的董玉清从这话里嗅出了点苗头，不由得瞥了钟杞达一眼，那位大脑远不如四肢发达的高参谋却明显很不识趣：“是的，主要是从个人形象、军事素质、外语水平等方面综合考虑……”话还没说完，钟杞达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个笨蛋：“不要再说了！讨论一下其他人吧。”

董玉清吹了吹杯子里漂浮的茶叶，微笑着问道：“哦？钟司长是不是已经有合适人选了？”钟杞达一怔道：“没有的事……我只是认为，邢剑未必能胜任。”

董玉清做出一副颇感兴趣的样子：“哦，为什么？钟司长总得有个理由吧？”

钟杞达在老奸巨猾的董玉清面前有些招架不住，干咳两声后道：“呃……据我所知，这个邢剑年轻稚嫩，平时性情毛躁，恐怕难当大任。”

“不过是去充当一个小小的副官而已嘛，也就是个跑腿的跟班，钟司长，你我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青年人么，哪有几个是处事老成，四平八稳的？有机会正好让他们历练一番，咱们认真告诫训导就是了。”董玉清吐出两个烟圈，轻描淡写地便推翻了他的理由。

钟杞达无以答对，只好生硬地说道：“反正委派他当副官不合适！”

这话说得实在不够官场，董玉清顿时把脸一沉，抚摸着拐杖上光滑润泽的象牙手柄，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的意见与钟司长略有不同，对于邢剑我还算得上是了解几分的。他既是国军抗日英烈的后代，在远征军作战中又立过战功，选送军官学校特种培训班后，又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综合以上情况，特别是抗日英烈后人这一节，他在这份名单里无疑是佼佼者，我以为也最有资格担任特使副官。”

钟杞达心里明明知道邢剑是目前最不宜的人选，可是偏偏又无法解释，除了憋得脸红筋胀，只好闷着不吭声，于是出现了暂时的冷场，弄得那几个部属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说话。

停了一会儿，董玉清才冷冷一笑，道：“钟司长，我看这件事改日再议吧。我刚才说的不过是提供一个参考意见，由你斟酌吧。”说着站起身来，手杖点地扬长而去，在身后撂下一片尴尬。

在去总统府开会的路上，钟杞达脸色阴得像个茄子，他瞅了瞅车窗外，街角那儿有个巡警正在驱赶沿街摆卖的小贩，鼻子里哼出一道冷气，沉声道：“还说绝不横加干预，连个副官人选都要插手。”

坐在旁边的白迪夫耐心地对他说：“也难怪，他对629失窃并不知情。”

钟杞达挪了挪身子，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虽然正值壮年，可是他明显有些发胖，负气道：“这事还在秘密调查当中，我能告诉他吗？哼，怀疑我有预定人选？我看他与那个邢剑倒像有什么瓜葛！”

白迪夫推了推眼镜，不由得笑了：“这事还真让司座您说对了。”

听到这话钟杞达颇感意外：“怎么，真有瓜葛？”

在白迪夫那个略微凸出的脑门里，仿佛能装下他那个庞大的档案室，他微眯着双眼开始描述：“抗战全面爆发前，董玉清是那个很有战斗力的虎威师师长，邢剑的父亲邢震东则是虎威师参谋长，两人是多年的生死之交，一个善于策划谋略，一个长于组织实施，可谓相得益彰。据说南京大屠杀后的苇岗之战，为掩护国军子弟学校的师生西撤，邢震东和虎威师剩下的三百弟兄战死沙场，而九死一生的董玉清椎心泣血，痛不欲生。后来，他对少年失怙的邢剑多有关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哦，原来是这样……你了解够细的。”钟杞达这才有些释然。

作为心腹臂膀，白迪夫自然深谙谦让之道，他微微俯首笑道：“军委会一下达，我就秉承您的指示，未雨绸缪啊，呵呵。”钟杞达满意地笑了：“你呀，鬼精一个。”

“司座，依我看来，这挑选副官一事不宜治气呀。”白迪夫趁机提醒他道，钟杞达眉头一挑道：“嗯？你说说看。”

白迪夫便把自己经过考虑的意见和盘托出：“司座刚刚与董玉清合作，最好忍让一些，不宜把关系搞僵。如果马上就意见不合，传出去，于己于彼，都不见得有利。”

钟杞达想了想，道：“可邢剑毕竟是629失窃的五个嫌疑人之一啊。”

白迪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这事司座不觉得荒唐？哪有一下定五个嫌疑人的？五分之一的嫌疑还叫嫌疑么？中统做事向来虎头蛇尾。再说，既然上峰要求排查只在秘密中进行，其它工作一切如常，那派邢剑去几天日本料也无妨。以后抓住了真犯，董玉清那里司座可就太有面子了。退一步说，就算万一真查出是邢剑所为，他不是早已办完公事回来了吗？谅他也跑不掉嘛。当然，这大主意还是要司座来拍板。”

钟杞达半抱着胳膊，沉吟了半晌才说话：“……你的意思，我应该主动给他打个电话？……”

第二章

1

盟军总部法务处长卡本德上校正忙得焦头烂额，他瞪着办公桌上响铃声此起彼伏的几部电话机，还有等待批阅的那一大堆文件，烦躁不安，觉得自己很快就要累死在这个到处是和服和木屐的鬼地方，再也看不到洛矶山脉的红松和白雪咯。他扭头瞅了一眼坐在对面沙发上耐心等待的那个胖子，还有一直挺立在他身后的那个年轻的军官，那是中国派来引渡战犯的特使和他的副官，他心里暗自骂了一句，见鬼，尽管你们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不过我最多能给你10分钟时间。

他抓起闹得最欢腾的一部绿色军用电话，一边讲话一边点着了嘴上早已熄灭的雪茄，还见缝插针地在一份羁押申请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约翰尼·卡本德，“喂？怎么又是你？不，不不！关于盟军士兵和日本女人睡觉这件事，我不认为有再讨论的必要了。严格军纪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双方都有生理需求。据我们了解，日本寡妇勾搭士兵的比例远远高于士兵的主动出击。请你们报界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再大肆渲染。”说完赶紧砰地挂断电话，长嘘一口气，朝着那位特使挤挤眼：“毫无办法。”

特使带着中国式的含蓄微笑，道：“看得出，卡本德上校是公务繁忙啊。”

卡本德大大咧咧地端起咖啡杯来喝了一口，又拎起内部电话对外间的女秘书吩咐道：“告诉那帮接线生，把找我的电话掐断十分钟。”然后一屁股坐在转椅上，“现在可以清静会儿了。说吧先生，有什么事情？”

特使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来，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这份文件上说只批准引渡石岩夫一个战犯呢？”

卡本德双手一摊，耸耸肩道：“理由很简单，贵国政府希望首批引渡三名战犯，可名单上的前两名已经确定为甲级战犯。根据远东军事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专门决议，甲级战犯只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不予引渡。而石岩夫划为了乙级战犯，符合引渡条件。这件事，我们已经发电报通知了贵国国防部。”

特使回头看了邢剑一眼，转过来说道：“敝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通知我。我

想，既然远东委员会已有决议，敝国政府自然会配合。不过，上校先生，我希望尽快明确一点，战犯的引渡什么时候可以进行？”

卡本德回过身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翻腾开了：“我记得先生……好像上次提供过一个计划。”

特使隐忍着不快，与邢剑互望了一眼。邢剑迅速从随身公文包里抽出副本，走过去放到了卡本德面前。

卡本德一怔，看了邢剑一眼，又低头浏览副本。少顷，卡本德抬起头，似有深意地说道：“特使先生，贵国一再坚持请求引渡战犯到中国去受审，这不禁使我产生了好奇心。我很想知道特使先生您对这件事情的个人见解。”

特使正色道：“上校先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整个同盟国阵营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时间最久、直接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民众牺牲了数千万，财产损失了数千亿。因此引渡日本战犯来华公审，是全体中国国民的共同意愿，是伸张正义的应有之意……”

卡本德打断特使，道：“我指的不是这些。”他眼角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轻蔑，“贵国过去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现在的情况我们似乎也并不陌生。我们担心的是……是贵国有没有能力，对石岩夫这样的乙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特使顿时因为这句话里的侮辱意味而涨红了脸，但是他仍然努力保持克制地回应道：“请问上校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卡本德耸耸肩：“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担心，麦克阿瑟将军也有同样的忧虑。毕竟，公开审判战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我们希望贵国政府能够改变目前混乱的司法状况，也希望你们有能力——哪怕是装出来的能力——进行公开公正的公审！”

特使忍无可忍，腾地站了起来：“卡本德先生！我要抗议你这种对我国毫无根据的污蔑言论！”

邢剑一直站立在他身后，原本绷得很紧的身躯反而因为怒火中烧而放松了下来，他咬牙切齿地暗自盘算，如果他要揍这个满嘴胡吣的卡本德的话，他是应该先一脚踹在裆部还是一拳头打平那只高耸的鼻子。

就在邢剑琢磨着他该先对付卡本德上校的哪个器官的时候，远在南京军官俱乐部里的董玉清也在考虑先打哪个，只不过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美军上校，而是台球桌上散落四处的彩球。

看得出来，董玉清是精于此道，不仅出杆娴熟而且算度精准，打得两名当对手的空军军官略显夸张地不停喝彩。正当他计算着粉球进中袋的角度时，远远地看到他的副官走了过来，并且将一份文件递到他面前：“钧座，有份急件请您过目。”

董玉清信手接过，刚扫一眼就皱起了眉头：“怎么搞的？只引渡一名？大鱼明摆着是前面两个嘛。”副官小心翼翼地说：“上峰的意思是……尊重盟军总部的意见。”

董玉清不再说话，心道，整天盟军盟军的，我们不也是盟军吗？何至于洋人放个屁也要当成是九天雷霆？但是董玉清的脸上丝毫没有泄漏出内心的不满，草草签字之后，打发走了副官。

那个空军上尉军官看了看副官的背影，试探地问道：“钩座，还打吗？”话还没说完，董玉清已经架杆俯身瞄准了粉球，嗓子里低沉地喝了一声：“打！”发力出杆，可是母球却是一路斜滚而去——这一杆居然打偏了！

邢剑毕竟没有出手，如果真的让那个一脑袋黄毛的混账牛仔从此绝了后，或者带着一个扁平的鼻子度过余生，自己肯定会去蹲监狱，和石岩夫们成为狱友虽然算不上什么太要命的事情，但是因此而耽误了引渡战犯的重任那可真的很要命，他自己就会首先要了自己的命，所以卡本德上校的相关零件安然无恙地呆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行使着职能。

台灯下，白天深受刺激的特使正在秉笔急书，邢剑给他端上一杯茶来：“长官，这么晚了，您歇一歇吧。”

特使置若罔闻，继续龙飞凤舞。邢剑拉开窗帘，俯瞰着窗外灯火阑珊的夜东京。

特使将信纸装入一只中式信封，招呼道：“邢副官，你抓紧时间尽快回国，把它交给国防部最高长官。”

“是。”邢剑回答了一声，特使走向窗口，长叹道：“卡本德的傲慢态度你都看到了。马善被人骑，国弱被人欺呵。邢副官，你可以把你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转告给上峰，务必请政府各个部门认真对待，把审判的准备工作做细致，做周全。只有圆满完成对石岩夫的公开审判，我们才有资格匡正天下视听，维护中华国誉。”

邢剑望着窗外默默颌首，远处一架夜航的C-47军用运输机正在缓缓地向上爬升。

当特使终于愤愤地去歇息了之后，邢剑回到自己的房间，一拧亮电灯，他就立即看到了地上有一只折叠而成的纸鹤，很明显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他拾起纸鹤走进卫生间后才拆了开来，这是一封密信，他一连仔细地读了两遍，然后熟练地用打火机将信纸点着，并且将灰烬冲进了下水道中。

“你已被列入怀疑者名单，望择机前往大连‘小白桦’餐厅，有人接应你转入北满解放区。05号”

邢剑平静地在床上躺了下来，但密信的内容却让他心潮起伏。